

黄帝内经 与新媒体

最近小米盒子紧俏,听用过的人说,虽然有些细节还粗糙,但已经取代了有线电视,他们终于不用再挤在电脑前看电视剧了。

可以想见,当智能电视普及后,一家人又一起重新回到了客厅的电视机前,看电视如同逛上海的南京路,看中了哪个电视剧里客厅的沙发或女主角的裙子,按下遥控器,直接去结账。不过收钱的,好像和电视台没关系了——天猫、苏宁和京东,各家快递严阵以待,随时准备在下一秒把货物从天窗或烟囱里扔进你家。

估计这个场景应该很快也会过时,被更新的智能生活方式取而代之。

不过,载体新了,内容却未必新。看看大家关心的事情,越来越复古。央视教大家读写汉字,湖南台让爸爸带孩子劈柴喂马,听说冯小刚导演要在春晚里“致青春”,已然一副怀旧的模样。微信朋友圈,转发率很高的要么是千年前的印度王子在菩提树下说的话,要么是黄帝内经里提炼的12时辰如何经络养生,还夹带着看相的,各色中医偏方等等。我们的电视节目前段时间教了一款用中药DIY自制染发剂的方法,第二天电话就被打爆来交流操作心得。还有好多熟人朋友托人来问,虽然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方法不能持久保持发色,但观众的反应让我们大感意外。现代家庭,不仅自己做酸奶、发面包、榨菜油,还要自制面膜和染发膏。出于安全和健康的考虑,大家全面回归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生活方式。

科技改变的是手段,改变不了的是根本的情感和需求。《第三次工业革命》里说,将来人们发电都是以家庭为单位,而后能源通过网络聚合和分配。由此改变的,是人们更在乎网络社会的接入权,而不是实际财产的占有权。人们更有分享精神,而且因为清洁能源的利用更注重与自然的融合。听起来也很美的样子。

好吧,相信那时候,人们对娱乐的需求会更旺盛,不管人们通过什么来看节目,总是要看的。

(作者:陈辰,转自《文汇报》)

像带着一架望远镜般 去旅行

旅行如透过望远镜观看一颗遥远的星辰,而不是整个星空:在苍茫黯黯间,你只看它的微光如何顽强地穿过茫茫光年,照亮了一小点夜空,它必须经久不息,才有可能到达你的夜空。望远镜帮助你排除了星星蜂拥而至的喧闹夜空,你只看那一粒无名的星辰,你的望远镜凑巧对准了它,就像在陌生之地你偶遇了什么。但正是对这一小点光亮邂逅并聚精会神观察,让你对所有的星星都有了一点切实和永久的认识。

旅行中的漫游,与此时对细节的聚精会神有微妙的联系。如果没有在旅行中漫无目的的闲适,在陌生之地好像一团空气般的毫无牵挂,也就不会激起你对一座雕像、一朵烛光、一处荒芜海滩毫无目的却能全心投入的兴趣。它们像命定一般,越过千山万水,砰地落到你的眼中,然后落入你的心中。

它们其实是旅行给旅行者重要的馈赠:通过它们,你得以了解自己心中对生活与世界真实的想法,并测量自己心灵的温度,得以真切地把握一角世界。你默默注视着它们,其实就是在注视自己属于的那个世界。如果你不能对它有所心得,那便是一个与你擦肩而过的世界,也无法成为你的。

(作者:陈丹燕,转自《新民晚报》)

英语考试要改改改改改革?

北京宣布英语考试要改革,令人眼皮一跳:10月21日,北京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,降低英语学科分数的权重,从2016年开始,高考英语从150分降到100分,中考英语从120分减为100分,其中听力50分。

显然,从150分降到100分,从120分到100分,并不算革命性的变化,比重仍然不算低,更非从此不考英语。要说降低比重,我更倾向于研究生、博士阶段取消英语考试,取消职称英语考试,大多人的工作跟英语没关系,却要被英语决定命运,坑人的英语考试败坏了英语的名声。

实际上,降低英语比重不是要害,转变英语教育方式才是值得探究的话题。以我为例,我从初一一开始上英语课,直到大学毕业上了将近10年,中学就是背单词、背语法、背句型,一切以考试为中心,结果是除了会做英语考题,我的英语交流能力接近零。两年前我到英国暂住,跟英国人打交道时,除了几句问候语,别的都不会,只好从最简单的听力开始,又重新开始牙牙学语。当英国朋友听说我学了10年英语并做过大量习题,对我十年寒窗换来的英语水平百思不解。

究其原因,正是扭曲的英语考试制度,让英语从交流工具变成了专门的考试工具,这在全世界都别无分店,我们用不亚于英语国家的英语课堂时间,拼来了超低的英语应用能力。消耗了庞大的资源,却只让它作为一个考试机器存在,一门本来好玩也有用的课程,被糟蹋得人人讨厌,这是英语本身的悲哀,也是一代代学生的悲剧。

所以,我对英语考试政策的改变格外关注,其中最引起我兴趣的是“中考英语100分,听力50分”。不要小看这一项,作为指挥棒的考试政策的变化,将带来英语教学的明显

转变。英语好的人常教育我,英语听说读写四大项,跟人交流时听最重要,如果能听懂对方说什么,表达就问题不大。听力分数的大幅增加,将迫使老师对自己的课堂加以改革,从死记硬背回到语言交流上来,而学生也会多看英语电影,多听英语歌曲,多用英语聊天。这样,英语将有望恢复它的本来面目。

不过我担心,北京是教育最发达地区,高考压力是全国最小,有本钱改变英语教学的方式。而其他省市在高考压力之下只降低英语比重,却不转变英语教学方式,那改革的目的就没达到。有的地方就取消英语听力考试,坚持走应试英语路线。这种不叫改革,叫倒退。

最后再重复一遍:如果只是降分,而不真正转变英语高考政策,让英语回归英语那叫空话。

(作者:潘采夫,转自《南都周刊》,有删节)

悬铃木叶轻摇

上海新华路上有文缘村,文缘村边有新华书店——是这条著名林荫道上唯一的一家书店了。今年书店装修,待到门脸焕然一新,书店却蒸发了。

新媒体诞生,原只是打破纸媒独霸的天下而已,各尽所能的合理份额,需要耐心磨合。我们的新媒体却显然与别国不同,大有灭此朝日的生猛气势。

我抬头望望渐疏的悬铃木树冠,忽有所悟:“焚书坑儒”其实有可能渗透在我们骨髓里。

我考问我自己:我有没有为名目不同的“焚书”出过力?我有没有为技法各异的“坑儒”使过劲?为何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会弄得灰头土脸,形容委顿?为何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却养得肥头大耳、腰圆膀粗?

一边是阅读量急速萎缩,一边是新私塾豪华登场。报道喜洋洋描述新私塾新气象:古装童子背书诵经,摇头晃脑,仿佛三味书屋转世投胎……

悬铃木叶轻摇,我一时竟被摇迷糊。

(文图:戴逸如,转自《新民晚报》)



开机关机

每天都有这个动作,电脑打开,看看邮件,上上网,写点东西,然后关机。开机关机,好像睁眼闭眼,一天过去了。这是信息时代我的基本生活姿态。我不微博也不微信,因为我知道,那样会让我完全成为信息链条上的一个节点。

开机关机,能关机很重要,像读书,能打开,也能合上。放在书架上,不声不响地陪着你,不响铃,也没病毒,更不要你关注转发。大概在今天,能这么绅士地与你相处的,也就是这些书了。

这是我的小世界,一间书房,六排书架上一群沉默的书,还有地上和桌上的书,围着一台每天开机关机的电脑。开机和关机,把这分成两个世界,开机的时候,这是一个工作室,关机的时候,这是一间书房。

这台电脑用了三年了,应该算

在书房里坚持时间最久的了。电脑是工具,也是玩具,而书不一样,一辈子守望,守望成你的故事,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。

母亲在我读小学的时候,被“下放”到大凉山“锻炼”。一年后,她留在了那里当一名师范学校的语文老师。第二年,我转学去大凉山陪我的母亲。山坡上的简易宿舍只有七八平米:一张床,一个书桌,一把竹椅,两只旧皮箱,书上桌上有两个两层板的小书架。书架上除了课本讲义,还有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《复活》、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。书很旧,还是竖排版的。母亲是这所学校里极个别的自费订阅报纸杂志的老师,订了一份《人民日报》,还订一份《人民文学》。报纸送到家都是一周前的旧报了。杂志上常出现的名字现在还记得的是茹志鹃,刘

白羽、杨朔……在那个小屋,我开始了这一生中最初的阅读经历。

想到那间小屋和我的读书状态,真如那个成语:如饥似渴。少年不知愁滋味,世事艰难,身处逆境,捧上一本书,就全然沉浸于其中。能有其他的东西代替书为我解忧与我为伴吗?没有!

开机,这个世界多精彩,有那么多机会和秀场,也有那么多牢骚和错愕!关机,这个世界多安静,一屋子的书守着我,宽厚而沉默地守着我的心事,它们能听懂我的心事,因此才不离不弃。

开机关机,这就是我的生活,一边是电脑和它的那个自信心十足的信息时代,一边是书和它们的那个书生气十足的精神世界……

(作者:叶延滨,转自《甘肃日报》,有删节)

理直气壮做蓝领

蓝领,指的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资收入者。印象中总是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儿,拿着最微薄的收入。可现如今这种印象似乎发生了改变,不仅高级蓝领高价难求,近年来出现的高级蓝领群体,如催乳师、陪孕员,更是把握了市场机会,靠双手创收,月收入上万的新闻不绝于耳。

过去,大家是连“领”的概念都没有的。随着我国的工业化、城镇化,“领”的概念出现了,有金领、白领、蓝领、灰领等各式各样的“领”。最近一则关于蓝领的新闻让我很

受触动,说的是山东某村庄的一批电焊工,凭借着自身过硬的技术举家移民澳大利亚的事情。与此同时,包括珠三角、长三角这样的制造业基地也出现工人,尤其是高技术工人工资越来越高的现象。熟练技术工人的收入已经比一般的大学生高得多了。

即便是这样,“君子劳心,小人劳力”的传统思想仍然主导着社会的观念。在一些地方,对蓝领社会地位的认可程度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收入增长而提高。一些从事服务业的高级人员虽然收入很高,但是因为

是没有单位的“单干户”,所以只有现金可拿,他们无法产生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。

对于当前被炒得很热的“新蓝领”现象,我的感觉是,当前中国对于阶层的划分太严苛,“唯有读书高”仍然根深蒂固,导致我们在谈到北大学生卖猪肉、博士硕士做月嫂这些问题时,还是抱着蓝领低人一等的思维。如果我们真的对蓝领这个阶层非常认可,是不会去谈这样的问题的。

(作者:杨锦麟,转自《新民周刊》,有删节)